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 白居易研究

朱金城 著



白居易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白居易研究

朱金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5插页 24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10094·632 定价：2.50元

---

## 自序

我接触白居易的作品，最先始于初中时诵读《长恨歌》与《琵琶行》，从此便被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虽然那时只不过停留在欣赏阶段，但已对白居易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五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与金陵伍仲文（崇学）为忘年交。崇文是鲁迅先生矿路学堂时的同班同学，他俩同被保送赴日本留学，后来又是同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挚友，《鲁迅日记》中曾有不少两人交往的记载。崇文文诗学香山，颇得香山真髓，他十分推崇白居易的作品，并鼓励我从事白居易及其作品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研读《白氏长庆集》，后来又接触到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有关白集的著作，深感白氏作品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估量，前人对白氏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迄今仍未有一部完全的注本，于是、我萌发了完成这项工作的愿望。

香山诗文对我的吸引，终于迫使我下了决心。不久，在瞿蜕园师的指导下，开始着手笺校白居易的全部作品，并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初稿。十年动乱中，手稿、书籍全被劫走，粉碎“四人帮”后幸庆珠还。可惜蜕园师与我同时完成的《刘禹锡集笺校》一稿被弄丢了好多卷，他本人也在一九七三年被迫害含冤

去世，只留下脱稿时赠我的八首七绝中的一联断句：“四海声名白与刘，居然分席占千秋。”当这本论文集编竣的时候，我的《白居易集笺校》也即将付梓，这更加深了我对蛻园师的怀念。

在长时间笺校白居易集的过程中，我写成了《白居易年谱》一书，已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此外，还陆续写过不少研究、考证白氏生平和作品的文章，这本集子共收录了十四篇。其中《白居易交游考》、《白居易交游续考》、及《白居易交游三考》是根据白氏诗文所提供的的第一手资料，对诗人生平和交游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订，纠补了唐史及历来有关典籍的缺误，希望能为研究白氏作品以及同时代的诗人提供一些便利。

《〈白居易诗选〉编年注释质疑》一文写于二十年前，是所辑录的文字中时间最早的一篇。还有《白居易写景诗初探》及《读白居易诗札记》的一部分则是由我女儿易安执笔写成的。

象白居易这样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和生平以及他的影响，需要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收录的文章，仅不过是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一点小小的补充，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其中也必定存在着不少错误。然陆士衡有言：“每自属文，尤见其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可是，即使象这样“不称物”、“不逮意”的东西，也总是“敝帚自珍”，将它们编印出来，以冀对研究者多少有一些用处，聊以自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督促并鼓励我将这个望愿变成了现实。此外，这本集子能迅速编成，还依靠了女儿易安的辛勤劳动，一并附识于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上海双白簪

## 目 次

### 自序

|                        |       |
|------------------------|-------|
| 白居易交游考·····            | (1)   |
| 白居易交游续考·····           | (87)  |
| 白居易交游三考·····           | (140) |
| 《白居易诗选》编年注释质疑·····     | (222) |
| 《白居易集笺校》前言·····        | (246) |
| 白居易长安住宅坊里小考·····       | (264) |
| “一夜乡心五处同”考释·····       | (268) |
| “采石江边李白坟”辨疑·····       | (275) |
|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诗考释····· | (281) |
| 李绅与“元白”·····           | (286) |
| 读白居易诗札记(一)·····        | (296) |
| 读白居易诗札记(二)·····        | (307) |
| 读白居易诗札记(三)·····        | (315) |
| 白居易写景诗初探·····          | (325) |

# 白居易交游考

## 小 引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凡诗文三千六百余篇，数量浩繁为唐集之冠。因系白居易生前所自编，其中除极少篇章亡佚外，首尾最为完整，非但具有较高之文学价值，而且保存丰富之第一手唐代史料。惟千余年来，治白集者则殊为鲜见。清汪立名所编《白香山诗集》，虽略有征引，而简陋特甚。近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考证精博，颇多发明，惜仅及《新乐府》、《长恨歌》等数十篇。窃以白居易之一生，与唐代贞元至会昌间之文学史事及政治集团斗争均有牵连，其间如文学上之古文运动及新乐府运动，政治上王叔文集团与宦官之对立，李绅元稹与李逢吉之对立，李德裕与李宗闵牛僧孺之对立，以及宋申锡漳王之狱，李训郑注甘露之变，凡属重要之政治及文学人物，莫不与居易相涉或交游往还，故探索白氏人事关系及交游动向，实为研究白集重点工作之一。年来既于白氏诗文分为笺释，然犹苦头绪纷繁，未易疏通，乃复以人为纲，分别论次，写成《白居易交游考》、《续考》、《三考》，凡得八十余人。所引白氏诗文则以影印宋绍兴本《白氏长庆集》（明马元

调刊本卷次同)为主,不独可供研究白氏作品之旁证,亦足纠补唐史及有关典籍之缺漏焉。

## 元 稹

白氏《赠元稹》(卷一)、《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卷一)、《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灵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卷五)、《昔与微之在朝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卷七)、《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卷九)、《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卷九)、《别元九后詠所怀》(卷九)、《寄元九》(卷九)、《春暮寄元九》(卷九)、《劝酒寄元九》(卷九)、《立秋日曲江忆元九》(卷九)、《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卷九)、《和元九悼往》(卷九)、《寄元九》(卷十)、《寄元九》(卷十)、《寄微之三首》(卷十)、《春晚寄微之》(卷十)、《感秋怀微之》(卷十)、《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卷十)、《山石榴寄元九》(卷十二)、《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卷十三)、《秋雨中赠元九》(卷十三)、《曲江忆元九》(卷十三)、《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卷十四)、《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卷十四)、《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禁中对月忆元九》(卷十四)、《雨雪放朝因忆微之》(卷十四)、《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卷十四)、《独酌忆微之》(卷十四)、《微之宅残牡丹》(卷十四)、《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卷十四)、《答谢家最小偏怜女》(卷十四)、《答骑马入

空台》（卷十四）、《答山驿梦》（卷十四）、《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卷十四）、《忆元九》（卷十四）、《叹元九》（卷十四）、《感化寺见元九刘三十二题名处》（卷十四）、《开元九诗书卷》（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卷十四）、《游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归》（卷十五）、《重到城绝句》七首之一《见元九》（卷十五）、《醉后却寄元九》（卷十五）、《雨夜忆元九》（卷十五）、《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卷十五）、《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卷十五）、《微之到通州后授馆未安……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卷十五）、《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卷十五）、《蓝桥驿见元九诗》（卷十五）、《韩公堆寄元九》（卷十五）、《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卷十五）、《舟中读元九诗》（卷十五）、《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卷十六）、《见紫薇花忆微之》（卷十六）、《忆微之伤仲远》（卷十六）、《寄蕲州簪与元九因题六韵》（卷十六）、《忆微之》（卷十六）、《山中与元九书因题书后》（卷十六）、《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卷十六）、《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卷十七）、《元九以绿丝布白轻裾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之》（卷十七）、《答微之》（卷十七）、《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卷十七）、《寄微之》（卷十七）、《三月十三日怀微之》（卷十七）、《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泮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卷十七）、《即事寄微之》（卷十八）、《寄微之》（卷十八）、《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卷十八）、《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书



同宿话旧感怀》（卷十九）、《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卷十九）、《待漏入阁书事奉赠元九学士阁老》（卷十九）、《初著绯戏赠元九》（卷十九）、《和微之四月一日作》（卷二一）、《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卷二二）、《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卷二三）、《席上答微之》（卷二三）、《答微之上船后留别》（卷二三）、《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卷二三）、《答微之夸越州州宅》（卷二三）、《微之重夸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罗刹之谑因嘲兹石聊以寄怀》（卷二三）、《张十八员外以新诗二十五首见寄郡楼月下吟玩通夕因题卷后封寄微之》（卷二三）、《酬微之》（卷二三）、《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卷二三）、《酬微之夸镜湖》（卷二三）、《雪中即事寄微之》（卷二三）、《醉封诗筒寄微之》（卷二三）、《除夜寄微之》（卷二三）、《苏州李中丞以元日郡斋感怀诗寄微之及予……兼呈微之》（卷二三）、《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偶成十八韵寄微之》（卷二三）、《答微之见寄》（卷二三）、《早春忆微之》（卷二三）、《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卷二三）、《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卷二三）、《除官赴阙偶赠微之》（卷二三）、《重寄别微之》（卷二三）、《河阴夜泊忆微之》（卷二三）、《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卷二三）、《吟前篇因寄微之》（卷二四）、《秋寄微之十二韵》（卷二四）、《泛太湖书事寄微之》（卷二四）、《岁暮寄微之三首》（卷二四）、《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卷二四）、《酬微之开拆新楼初毕相报末联见戏之作》（卷二四）、《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卷二

四），《仲夏斋居偶题八韵寄微之及崔湖州》（卷二四），  
《九日寄微之》（卷二四），《留别微之》（卷二四），《写  
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卷二四），《微之就拜尚书居易复除  
刑部因书贺意兼咏怀》（卷二五），《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  
天五十韵》（卷二六），《元相公挽歌词三首》（卷二六），  
《哭微之》二首（卷二七），《尝黄醅新酎忆微之》（卷二  
八），《醉别微之》（卷二八），《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咏  
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卷  
二八），《戏和微之答窦七行军之作》（卷二八），《和微之  
任校书郎日过三乡》（卷二八），《和微之十七与君别及胧月  
花枝之咏》（卷二八），《和微之叹槿花》（卷二八）、《和  
微之道保生三日》（卷二八）、《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卷  
二八）、《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卷三  
一，）《梦微之》（卷三五），《城西别元九》（《全唐诗》  
卷八八二），《哭微之》（据《文苑英华》中白氏《祭微之  
文》转录）等诗中之“元九”、“微之”、“元九侍御”、  
“元九舍人”、“元九学士阁老”、“元相公”均指元稹。城  
按：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年十五，明经擢第。贞元十九  
年，与白居易应书判拔萃科同登第，并同授校书郎，二人订交  
约始于是年之前。元和元年，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  
第一人登第，除左拾遗。后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  
忧，服除拜监察御史。以屡举劾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河南  
尹房式等不法事，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因荆南监军崔潭峻  
荐及宰相段文昌等提拔，获穆宗恩顾，长庆二年拜平章事。大  
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年五十三。赠  
尚书右仆射。稹聪警绝人，少有才名，与白居易友善，工为

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宫中称为“元才子”，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閤阁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见《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七四本传、白氏《元稹墓志铭》（卷七〇）。

白氏《赠元稹》诗云：“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居易贞元十五年冬至长安应进士试，至元和元年适为七年，据此可知此诗作于元和元年。元稹有《种竹》诗，即和此篇。白氏又有《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卷一），和篇作于元和五年，其中有“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之句，则元白相识于贞元十八年前。白氏又有《秋雨中赠元九》诗，作于贞元十八年，诗云：“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时年三十一岁，可证元白订交于授校书郎前，与白氏《赠元稹》诗所记时间正合。白氏《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自注云：“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揆诸上述白氏各诗，《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自注所记之时间亦未见精确。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据以谓元白订交于贞元十九年，非也。

白氏《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與王十一一起吕二炅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诗作于贞元十九年。常乐里在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三街，见《两京城坊考》卷三。白氏《养竹记》（卷四三）云：“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两京城坊考》卷三：“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至选授校书郎，乃居常乐

里，盖此为卜宅之始也。”考白氏永贞元年作《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卷十三）云：“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则白氏居华阳观在常乐里后，徐氏失考。

《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作于永贞元年。盖居易贞元十九年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至永贞元年适为三年，故诗云：“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元稹贞元二十年曾旅归洛阳，故诗云：“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汪立名《白香山年谱》系于元和三年，非是。元稹元和元年九月十日（城按：卞孝萱《元稹年谱》误引作九月十三日）自左拾遗出为河南尉，白氏《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诗作于元和元年九月以前，元稹《酬乐天》诗自注云：“时乐天摄尉，予为拾遗。”即和白氏此篇。元和四年二月，元稹除监察御史，乃出于宰相裴垍之提拔。三月，出使剑南东川，往来途中，赋诗三十二首，白行简写为《东川卷》，今《元集》中存二十二首（元稹《使东川》诗序）。白居易有《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现列表对照于下：

| 元 稹                                                                         | 白 居 易                                                         |
|-----------------------------------------------------------------------------|---------------------------------------------------------------|
| 《使东川》二十二首：<br>《骆口驿二首》<br>《清明日》<br>《亚枝红》<br>《梁州梦》<br>《南秦雪》<br>《江楼月》<br>《惭问囚》 | 《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br>《骆口驿旧题诗》<br><br>《亚枝花》<br><br>《南秦雪》<br>《江楼月》 |

续表

| 元 稹     | 白居易       |
|---------|-----------|
| 《江上行》   |           |
| 《汉江上笛》  | 《江上笛》     |
| 《邮亭月》   |           |
| 《嘉陵驿二首》 | 《嘉陵夜有怀二首》 |
| 《百牢关》   |           |
| 《江花落》   | 《江岸梨花》    |
| 《嘉陵江二首》 |           |
| 《西县驿》   |           |
| 《望喜驿》   |           |
| 《好时节》   |           |
| 《夜深行》   | 《夜深行》     |
| 《望驿台》   | 《望驿台》     |
|         | 《山枇杷花二首》  |

同年八月，元稹分司东都。故白氏元和四年作《寄元九》（卷九）诗云：“今春除御史，前月之东洛。……秋意一萧条，离容两寂寞。”至元和五年三月，贬稹为江陵士曹参军，白氏《春暮寄元九》、《劝酒寄元九》、《立秋日曲江忆元九》、《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等诗，均系是年酬赠元稹之作，元稹和作则有《酬乐天早春见怀》、《酬乐天劝酒》、《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酬乐天书怀见寄》等诗。

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元稹妻韦丛卒于长安靖安里第。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夫人讳丛，字茂之（城按：《元白诗笺证稿》引作“成之”，据马通伯《韩文

校注》，“茂”或作“成”，以名义推之，当作“茂”，《云溪友议》作“韦蕙丛”，非是），姓韦氏。……夫人于仆射（韦夏卿）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三日葬咸阳，从先舅姑兆。”元稹于元和四年末或五年初赋悼亡诗《三遣悲怀》三首，其一云：“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苲篋，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其二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其三云：“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此三诗之写作时间，据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考定，第一首作于元和十二年元稹以通州司马权知州务时，第二首作于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时，第三首作于元稹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卞孝萱《元稹年谱》谓陈氏所考未谛，《遣悲怀三首》俱为元稹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所作，其“谢公最小偏怜女”一首亦无作于通州司马时之可能。今以白氏《答谢家最小偏怜女》诗自注云：“感元九悼亡诗，因为代答三首。”则知此诗及《答骑马入空台》俱作于元和四年十月三日韦丛葬于咸阳之后，而《答山驿梦》为元和五年和元稹《感梦》诗所作。元稹《感梦》诗云：“行吟坐叹知何极？影绝魂销动隔年。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乃行至商山途中所作，犹未抵达江陵也。元稹抵江陵后，感念韦氏，作有《张旧

蚊幃》诗，白氏和诗《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幃作）》作于元和五年，故诗云：“舍此隔年恨，发为中夜吟。”《白集》第十卷中《寄元九》诗凡两见：其一云：“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炎瘴销颜色。”则必作于元稹贬江陵士曹（元和五年）之第三年，即元和七年，汪立名《白香山年谱》误系白氏此诗于元和六年。另一首《寄元九》诗云：“一病经四年，亲朋书信断。”则此诗作于元和九年。山石榴花即杜鹃花，白氏诗中屡见题咏，盖与元稹前后贬官时，山路常见此花，触绪生悲，见物怀人也。其《山石榴寄元九》、《题山石榴花》、《戏问山石榴》三诗俱作于江州，《山石榴寄元九》诗作于元和十一年到江州后，诗云：“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奇芳绝艳别者谁？通州迁客元拾遗。拾遗初贬江陵去，去时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忆君不见坐销落，日西风起红纷纷。”前一年（元和十年），白氏贬江州途中作《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诗（卷十五）云：“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即白氏《山石榴寄元九》诗中“题诗报我何所云”所指，元诗今已佚。元稹《梦游春七十韵》诗亦作于江陵，白氏《和梦游春诗一百韵》诗作于元和五年，其序云：“微之……又以《梦游春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元稹《梦游春七十韵》之原序全文已佚。元和十年正月，元稹自唐州召还，月末抵长安。元白即在此时相见，而是年与元稹同时召还者尚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后再贬通州司马复与刘、柳之出刺

连、柳二州同时，由此可知元和九年末之征还迁客而复斥者，不止王韦党人也。元稹停留长安时间极短暂，是年三月二十五日再出为通州司马。此一时期两人酬唱之诗：白氏有《游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归》、《重到城七绝句》之一《见元九》、《重到城七绝句》之二《高相宅》、《重到城七绝句》之三《张十八》、《重到城七绝句》之四《刘家花》、《重到城七绝句》之五《裴五》、《重到城七绝句》之六《仇家仇》、《重到城七绝句》之七《恒寂师》，元稹有《和乐天高相宅》、《和乐天刘家花》、《和乐天赠云寂师》等诗。

白氏《醉后却寄元九》诗云：“蒲池村里匆匆别，泮水桥边兀兀回。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云：“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郾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后白氏元和十四年作《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泮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从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寄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诗（卷十七）云：“泮水店头春尽日，送君马上谪通川。”元稹又有《泮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诗云：“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泮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白氏复有《城西别元九》诗（《全唐诗》卷八八二）云：“城西三月三十日，别友辞春两恨多。帝里却归犹寂寞，通州独去又如何？”元稹赴通州，乃取道泮鄆通向巴蜀之陆路，蒲池村居泮水桥边西岸，综合元稹、白居易前后酬答诸诗，可知元稹三月二十九日自长安首途，居易等人相送至泮水两岸桥边蒲池村，天色已晚，依依惜别不舍，同在泮水桥边旅店内借宿一宵，至次日复于蒲池村分



别，居易等人再渡过泮水桥返回长安城。白氏诗：“蒲池村里匆匆别，泮水桥边兀兀回。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乃自远及近之倒写手法，而为研究元、白此次分别日期提供极有用之资料。今人卞孝萱《元稹年谱》未涉及此一问题，顾肇昌、周汝昌《白居易诗选》附录《白居易年谱简编》、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日本花房英树《元稹年谱》俱系元稹、白居易三月二十九日别于鄠东蒲池村，疑非是。又拙著《白居易年谱》第六八页云：“则知白居易等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送稹至鄠东蒲池村，不忍离去，复送至泮水，至三十日始于泮水西岸桥边分手。”此盖误以蒲池村与泮水西岸桥边为两处，附考更正于此。

白氏《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其落句云渌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微之吟叹不足因缀一章兼录仆诗本同寄省其诗乃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此诗所和即元稹《见乐天诗》，元诗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又白氏《与元九书》云：“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即指居易“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又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诗序》云：“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赋予八首。”即指其《见乐天诗》。又白氏诗中之“阿软”乃与秋娘同时之长安名倡。韦穀《才调集》卷一载白氏《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云：“多情推阿软，巧语属秋娘。”汪立名《白香山诗集》补遗卷上及《全唐诗》卷四六二俱作“名情推阿轨，巧语许秋娘。”证以白氏此诗，“轨”字显系“软”字之讹文。又任半塘《唐戏